

梁

書

一
二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琨宋始興內史峻
生暮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
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憖峻以

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徃析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

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
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
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
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
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
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
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
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

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
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
目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
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
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
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
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
必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譎譎

讓昨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
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
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
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
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
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
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
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負
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
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
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
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
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臯隸容彭之

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
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
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言天王之冕
旒任自宮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
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
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
頤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
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

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馳獸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
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
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
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
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
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
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
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
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
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
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闇主衆明君寡而莠黑猶不同器梟鷂不接翼是

使渾沌櫟杙踵武靈室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
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
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
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
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
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
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
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

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絪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
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
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
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
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
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
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
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
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